

身处繁华心若素 八角井旁观繁花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自古以来,人们对于水井有着特殊的情感。随着历史更迭,古井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,以静默之姿隐藏于岁月深处。

古井是先人聚居生息的见证者,也是一个地方历史人文及乡愁的重要载体之一,维系着乡土文明的根脉。对于古井、古街、古建筑一类的古迹,后人大多是陌生的,也是心存敬畏的。有赖于义乌地方志资深专家傅健老师细心介绍及提供的相关史料,让我们能近距离感受义乌古井的历史和魅力。

虽不知义乌城区曾有过多少口古井,但从有关史料和媒体报道的一些表述中可了解一二。

2000年5月2日,我市对绣湖广场进行旧城改造,施工人员在取土工程中发现了20多口古井遗址。其中,在原金山岭顶下一处就多达12口,保留下来的便是今绣湖广场东北侧的一口古井。据说,这口春秋战国古井,是义乌现存最“高龄”的水井。

在成书于南宋庆元六年的《记纂渊海》一书中,就已有四井的记载,“四井:郭璞所凿,曰:富井、贵井、贫井、贱井。富贵二井,人竞饮之。”该书的作者为潘自牧,金华人,庆元元年进士,曾官授常山、龙游县令。据说,这是目前能见到的有关“四井”的最早文献记载。

义乌城内『四井』

在义乌,提到下车门八角井,生长在老城区的居民大多会知晓一些。据说,有当地居民根据祖上相传的说法,认为这口井是当时一位太婆的陪嫁。当然,因为无从考证,所以对于这种传说也很难鉴别其真实性。

不过,从媒体的相关报道来看,还有其他说法。

傅健老师认为,八角井是民间的叫法,这口古井在官方记载上应该叫“富井”,是旧时义乌城内最著名的“四井”之一。相关资料显示,八角井在南门外下车门,历称第一;金井在朝阳门外门前塘边,

传系金姓为嫁女与黄姓开凿;黄井在荷花芯,传系黄姓女之陪嫁;王金事祠井在今凤林巷内河沿。其中八角井是富井,金井是贵井,黄井是贫井,王金事祠井是贱井,四井之称,以泉之多少、清浊为别。泉多为富,少为贫,清为贵,浊为贱。

《义乌稠城镇志》(1990年12月版)有这样的表述:“今镇内有主要水井17口,以八角井、金井、黄井、王金事祠井最著名。”

明万历《义乌县志》曾这样记载:县城有富、贵、贫、贱(以泉之多少和清浊为辨)4井,传为东晋郭璞所凿。八角井(富井)井壁呈八角形,井深5.1米,每层用8根等长的条石平砌,宽为1.2米,井口为正方形,用4根等长的条石压在井壁上,井现水深3.4米。

根据《记纂渊海》的记载,义乌的四井出郭璞之手。那么,这郭璞是什么来头?为何要在义乌县城内,分头开凿这四井呢?

经查阅,郭璞是东晋时期的学者,也是两晋时代著名的方术士,传说擅长诸多奇异的方术。宋代义乌学者傅寅在其著作《禹贡说断》中提到,“吕氏曰:四井为邑”。综合相关种种分析,有业内人士认为,郭璞选凿的四个井方位,应该是晋时义乌县城大致范围的坐标。

除了义乌,郭璞还在温州凿井。据记载,温州在东晋明帝太宁元年(公元323年)开始建城。当时著名的风水师郭璞客寓温州为城选址,同时协助建城,在城内开凿28口水井,象征天上的二十八星宿,以解决城内居民的用水和适应战时的需要。

无论是义乌的四井,还是温州的28口水井,既见证了古人的智慧,又为当时百姓的市井生活增添了不少便利。

八角井曾经很“忙”

奇特啊,里面怎么有那么多个。”“我数数看,一、二、三……一共有八个。”

那时候的下车门,还是老旧小区。狭窄的小巷拥挤喧嚣,人来车往,几位上了年纪的老下车门居民摇着蒲扇坐在离井不远的树下闲聊。

“以前,我们大家喝的和用的水都是从这里打的。”年过六旬的楼阿姨是土生土长的下车门人,在她的记忆中有不少这样的片段:几个要好的小姐妹习惯带着自家的吊桶,结伴去井旁洗衣服,边洗边刷刷边嬉笑打闹,偶尔还会低声对路过的青年男子评头论足。

“2004年夏天那会儿,这里很‘兴’的,不少市民还骑着三轮车来打水。”一位在附近开店多年的居民说,当时的八角井旁白天几乎不断人。说起那段“缺水”的岁月,相信很多人都有记忆:买矿泉水淘米烧饭,掐着指头计算着洗澡的时间,屏住呼吸上厕所……可以说,那年夏天,八角井的井水为不少家庭解了燃眉之急,在现代化科技层出不穷的新时代,它以自己古老的方式为人们提供了滋养。



十多年前,近观八角井。

后来,这里的井水很少被拿去饮用,除了夏天外,也很少有人来井旁洗衣服,“不要去井边戏耍”已渐渐成了不少家长叮嘱孩童的一句口头禅。

身处繁华心若素



再探八角井。

的缝隙往里看,目光所及之处以绿色居多;井口四周有绿色的杂草、绿植,井壁处爬满了黄绿色的苔藓,不再清澈的井水呈现出浑浊的灰绿色……

身处繁华心若素,八角井旁观繁花。不远处,商场林立,座座高楼拔地而起,绣湖广场人头攒动,湖畔的大安寺塔巍然

全媒体记者 林晓燕 文/摄

